

# 李世民

## 从玄武门到天下长安

层层解读玄武门风云突变的疑点细节，  
条条理析李世民名垂千古的曲折历程，  
领略千古一帝先发制人的决断  
和心怀天下的胸襟。

董哲 著



# 李世民

## 从玄武门到天下长安

---

层层解读玄武门风云突变的疑点细节，  
条条理析李世民名垂千古的曲折历程，  
领略千古一帝先发制人的决断  
和心怀天下的胸襟。

董哲 著  
(老克)

人民日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李世民：从玄武门到天下长安 / 董哲著. —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3

ISBN 978-7-5115-5017-0

I . ①李… II . ①董… III .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39013 号

书 名 李世民：从玄武门到天下长安

作 者 董 哲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林 薇

特约编辑 汪超毅 沈 骏

封面设计 陈艳丽 诸心宇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 政 编 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 65369526

网 址 [www.peopledaily.com](http://www.peopledail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x 1000mm 1/16

字 数 403 千

印 张 26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5017-0

定 价 59.9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 010-85866447 (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本书人物表

(按出场顺序排列)

**李渊**：唐高祖，唐朝开国皇帝。

**李世民**：唐高祖李渊的二子，战功卓著，唐朝建立后封为秦王、天策上将。后成为唐朝第二任皇帝，开创了著名的“贞观之治”。

**李建成**：唐高祖李渊长子，唐朝建立后被立为皇太子，与齐王李元吉一起反对秦王李世民。

**李艺**：原名罗艺，被赐李姓，唐初将领，封为燕郡王。

**封德彝**：名伦，字德彝，以字行。隋朝重要大臣，唐朝初年宰相，封密国公。

**魏徵**：字玄成，太子李建成的重要谋臣，后辅佐唐太宗共同创建“贞观之治”的大业。

**裴寂：**字玄真，唐初宰相，封魏国公。在唐初的政治斗争中倾向太子李建成。

**陈叔达：**字子聪，出身于陈朝皇室，为唐初宰相，拜江国公。

**萧瑀：**字时文，南朝梁明帝的第七子，出身显贵。唐初宰相，封宋国公，支持李世民继位，后列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李神通：**名寿，字神通，以字行。唐高祖李渊堂弟，封淮安君王。

**王珪：**字叔玠，任东宫太子中允，太子李建成的心腹，后因杨文干事件被流放。

**秦琼：**字叔宝，唐朝开国将领，李世民手下悍将，后列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程知节：**原名咬金，后更名知节。唐朝开国将领，后列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尉迟恭：**名恭，字敬德。唐初名将，后列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杜如晦：**字克明，李世民夺取政权、开创贞观之治中的主要谋臣之一，后列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侯君集：**唐初名将，在天策府里常为李世民出谋划策，后列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张亮：**唐初名将，天策府车骑将军，在太子和秦王的斗争中受命密结山东豪杰，后列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李元吉**：唐高祖李渊的四子，唐朝建立后封为齐王。在唐初的政治斗争中，支持太子李建成，反对李世民。

**李靖**：字药师，唐初文武兼备的名将，突厥来袭时反击突厥的主要将领之一，后列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李孝恭**：唐朝宗室名将，唐高祖李渊的堂侄，封赵郡王，后改封河间郡王，列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李道宗**：唐高祖李渊的堂侄，唐朝初期重要将领，长期守边，封任城王。

**李世勣**：原名徐世勣，字懋功。唐高祖李渊赐其姓李，后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名为李勣。唐初名将，与李靖并称，功勋卓著，后列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宇文士及**：字仁人，原隋朝驸马，唐朝建立后出任宰相。

**常何**：太极宫禁军统领，与敬君弘同领兵驻守玄武门。

**薛万彻**：唐代名将，入太子东宫幕府，为李建成一派的主要将领之一。

**谢叔方**：唐代将领，齐王李元吉的得力部将。

**长孙无忌**：字辅机，李世民的心腹谋臣，李世民王妃长孙氏的同母兄。后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

**马周**：字宾王，曾出任州助教，后辞官西入长安，投入常何门下为门客。

**房玄龄**：名乔，字玄龄，以字行。李世民的得力谋士，与杜如晦人称“房

谋杜断”，深受李世民的重用，后列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柴绍：**唐初将领，唐朝建立后封为霍国公，反击突厥的主要将领之一，后列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颉利可汗：**突厥族，姓阿史那氏，名咄苾，东突厥可汗，长年侵扰唐的边地。

**高士廉：**名俭，字士廉，以字行。长孙氏的舅父，协助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后列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杨恭仁：**名纶，又名温，字恭仁，以字行。唐高祖在位时任宰相。

**屈突通：**唐初名将。原为隋末将领，降唐后久经战阵，封蒋国公，后列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张公谨：**字弘慎，唐初将领，秦王府幕僚，辅助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后列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 目 录

### 本书人物表

序 章 / 001

第一章 武德九年 / 013

第二章 秦王世民 / 052

第三章 北地烽烟 / 091

第四章 山雨欲来 / 124

第五章 喋血玄武 / 159

第六章 大唐天子 / 238

第七章 天下长安 / 310

尾 声 / 391

附 录 本书人物最终结局简述 / 401

后 记 / 403



## 序章

“知道么？杨文干反了！”

大唐武德七年五月，一个令人惊骇莫名的消息在位于铜川县北的玉华山中悄悄传播开来。

杨文干是否造反，怎么造反，原本也没什么干碍，毕竟自大业十一年以来这近十年里天下到处都有人造反。这些人拉家带口建国称制，哪个没有几十万人马的身家？最后还不是一个个被大唐收拾得服服帖帖？这样的情势下，就算再怎么凑巧，杨文干也不至于成为传闻的主角——毕竟在如今的大唐，比他抢眼的主角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当皇帝陛下“凑巧”在玉华山仁智宫摇着蒲扇敞着胸怀乘凉的时候杨文干要造反，问题可就严重多了。

况且传闻当中还有更加可怕的内容，据说杨文干此次造反的幕后主使来头颇大，竟然是如今坐镇京城监国摄政的太子殿下。

据说，这件事情便是被东宫两名卫率统军率先揭破的。这两名下级武官一个叫乔公山，一个叫尔朱焕。东宫左卫率韦挺命他们给庆州的杨文干运送一批甲仗军器，他们却径直跑来了仁智宫，向皇帝奏报了此事。

谣言在不经意间传播着，然而却在一步步得到证实。

六月初一，皇帝突然将整个仁智宫防务委诸秦王负责，自己带着身边的嫔妃和近臣在一卫宫兵的护卫下进入玉华山深处“行猎”，说是行猎，但看宫里

的女官内侍们那副匆忙惊慌的样子，怎么看怎么像逃难。四天以后皇帝才在秦王的劝说下回到行宫，打了几天的猎，猎物没猎到几只，皇帝的白头发倒是一下子多了不少。

六月初五，皇帝敕使飞马驰回长安。三天后，原本应该在京城监国的皇太子李建成素服免冠，面色苍白地出现在仁智宫。

据内侍称，皇帝此次动了真怒，在行宫大殿当中怒责太子忤逆不孝。太子建成惶恐不能自辩，在御前以头触地连连请罪，额头磕得一片鲜血淋漓。皇帝最终命将太子暂留封号拘于别殿，每日仅以粗粮清水供给。

翌日，前任庆州刺史司农寺卿宇文颖衔敕离宫，据说是带着太子的手令去招降杨文干。

然而宇文颖这一去便没了消息，仿佛世间自始至终便没有出现过这么个人般。

六月廿四日，更加令人惊惧的消息传来：杨文干终于在庆州正式起兵造反。据派出去的斥候回来禀报说，杨文干在庆州向附近州郡发出檄文，称皇帝无道，太子却是有德的明君，要发兵扶太子正位，号召天下有德有识之士景从响应。

据说太子前年在山东任命的那一大堆刺史太守，如今一个个都在蠢蠢欲动……

行宫内的秩序勉强还在，但人心却越来越不安，毕竟谁也不知道杨文干是否真的会来攻击皇帝的御驾。

所以当行宫里多嘴的内官泄漏出消息说陛下紧急召见秦王的时候，仁智宫上下没有一个感觉到惊讶的。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动刀动枪的事情，除了秦王，陛下还能倚仗谁呢？

“天策上将军、尚书令、左右十二卫大将军、雍州牧秦王殿下奉敕觐见——”

尽管自己从大唐立国以来便拥有了自由出入宫禁行走御前的特权，李世民这一次还是郑重地等到值日的殿中省官员将自己几个比较重要的职务一一唱毕，才正正衣冠走进了行宫大殿。

“儿臣叩见父皇！”

李世民从容不迫地跪了下来，却没有急着磕头——他知道不必的。

果然，他的生身父亲，那个坐在大唐皇帝位子上，用“武德”两个字作为自家年号的六旬老人摆了摆手，说道：“起来吧，平日都不叙这个礼的，何必偏要在今日装腔作势？”

皇帝的口气当中带着几许调侃的笑意，词锋依旧锋利若斯。向来睿智英明的他，此刻大约也一眼便识破了次子那隐藏在谦恭外貌下的几分兴奋，只是话语之中无论如何讥讽，宠溺无奈的味道总觉得更浓一些。

然而谢过皇帝恩典的秦王李世民自己却十分明白，今日的事情已经绝不再是一个父子间的玩笑。即便他自家能将此事当作玩笑，那些在身后幕中对他殷殷期盼着的人们却万难再将此事当作一个纯粹的玩笑。他们流了太多的血，流了太多的汗，他们已经等待了太久。

“益州那地方，你觉得怎么样？”皇帝在沉默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后终于开口了，问出的却是一句风马牛不相及的话。

李世民愕然，他曾在心中设想了无数种问对方略，却万万没有料到坐在丹墀上的皇帝天子李渊一张嘴，居然问出这么一句与庆州和杨文干没有任何关系的话来。好在他虽没真正去过益州，那里的大体情形也还算心中有数，不至于在老父面前张口结舌答不上来。

“益州号称物阜民丰沃野千里，实则言过其实。孔明在《隆中对》中奢谈那地方如何如何丰硕膏腴，据儿臣看不过是想当然的书生之见罢了。他是从《史记》和《汉书》里看来的，实际上益州的发达繁茂是秦末时候的事情了。然而自汉以降，均轻视益州民生，到三国时那里已是一片凋零景象。其后两晋南北朝以来地户亩虽有所恢复，然则数百年未经战乱，百姓两手只能握锄头，不复能操戈矣。故而父皇初据长安，蜀地便传檄而定，实在不是地方高门惧怕我李家的威势，而是益州兵弱，无力与我争雄！”

李渊凝视着自己这个名震宇内令天下豪杰胆寒的次子，心中百味杂陈，一时间竟然说不出话来。良久，他才开口问道：“庆州的杨文干反了，你知道了吧？”

李世民略微沉吟了一下，便知道这时候只能实话实说，便沉着答道：“儿臣前日也派出了斥候，通往庆州和铜川两个方向的驿道已经被封锁，马岭水浮桥

两侧也放了警戒线，看来杨文干这次确实是不想活了。”

“今早彭原尉杜凤举急叩行宫，说的是同一件事情，庆州总管府的骑兵已经出现在宁州境内，这事情看起来似乎确实假不了了。朕意你领一府卫军出木波堡警蹕，防文干进犯行宫。这些年多大的疑难局面你都一一化解了，如今这点小阵仗，想必不会捉襟见肘吧？”

李世民深吸了一口气，知道今日成败便在自己的应答上了，他面带微笑地抬起头，对皇帝道：“文干不过一无能竖子，如今竟敢为此大逆不道之事，父皇随便遣一将军讨之便可，何必如此张皇？儿臣总天下兵马，若建旌持钺出于庆州，只怕天下都要震动，刘贼（指刘黑闥）灭后，人心安定未久，恐怕不宜再如此大动干戈！”

是啊，秦王一出，天下震动……听着自己这个一向狂妄自大的儿子以自己独有的模式表现着他所谓的“谦退”，皇帝心中暗自苦笑。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一听到鼓角争鸣便浑身亢奋，被诸侯反王们蔑称为“唐童”的小子居然对攻伐兵戈毫无兴致了呢？或者换句话说，他现在又开始对什么东西有兴趣了呢？又或者，是自己现在又该赏赐他一点什么新的东西了呢？

自己赏赐他的，应该是他感兴趣的東西吧！

或者，是如今局面下，他对什么感兴趣，自己就必须赏赐他什么吧！

“若仅仅是一个杨文干，你说得或许不错，然则……”李渊略带无奈地开口道。

话锋一转，皇帝的思绪逐渐清晰起来，语气也转为流利：“然则此番文干作乱，背后牵扯着建成，而建成虽然已在囚笼之中，但他监国日久，三省六部九寺十二卫都有他用的人。地方州郡情况更为复杂，便拿京畿一道而言，杨文干虽不足惧，李艺的天节军却近在咫尺。建成毕竟是太子，是储君，是未来的大唐皇帝，其号召影响，与杨文干不可同日而语。这件事情，只怕还是由你亲自去办，我这个父亲也才放心些……”

说到这里，李渊的语速又慢下来了，仿佛在犹豫，又仿佛在决定什么极难确定的事情。

抬头看着自己面前这个英武俊秀、挺拔硕立的儿子，皇帝终于缓缓继续道：“等你办完了这件事情回来，朕便颁制中外，立你为太子……待行驾回到长

安，告祭过宗庙和社稷，你便可正式搬进显德殿了。”

李世民心中终于长出了一口气，转了几个弯子，老父亲终究还是把这句话说出来了。

“不过朕不是隋文帝，朕也不想亲手杀掉自己的儿子！”李渊冷冰冰地说道。

李世民错愕地抬起头，却见皇帝略带些嘲弄地翘着胡须，目光炯炯地盯视着自己道：“朕准备封建成为蜀王，建邑益州。你方才也说过，蜀地兵弱，他日你登了基，他这个哥哥能够向你北面称臣当然最好；如若不能，你讨伐起他来也容易些。”

李世民顿时哑口无言，这个愈老愈聪明的老皇帝，一开始问了自己一番关于益州的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原来落子的地方却在这里。先让他自己说出来“益州兵弱不能战”这样的话，再用这话来堵自家的嘴……父亲果然是父亲，不管儿子如何聪明，总归跳不出父亲画出的圈子。

“儿臣奉敕！”他垂下头，始终不敢注视父亲那目光炯炯的双眸，沉声答道。

作为皇帝跟前唯一随驾的宰相，封德彝这两天颇有点雾里看花的感觉。

杨文干造反的消息在行宫内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皇帝面敕秦王率兵征讨叛军，又紧急召见各部随驾大臣和长孙顺德等卫军将领，就连八竿子打不着的司农寺卿宇文颖都召见过了，自己这个宰相却被晾在一边无人理会，封德彝心中自然不是个滋味。两次请求觐见皇帝都“忙”，他索性拂袖回到自家在行宫内的居所别院读书品茗，管他外间天翻地覆。

然而偏偏有那一等不识时务的人色在这个时候找上门来，倒也令他颇吃了一惊。

此人一进门便满面带笑：“德彝公好自在，如今内外惊惧天下不宁，唯独阁老这里却是一方净土，当真难得！”

封德彝带着满面愕然的神情看着那被仆从引进来的披着深黑色大氅的丑陋文士，赫然正是在东宫担任太子洗马的魏徵。

在这个大唐父子相疑、君臣不安、中外不宁的敏感时候，魏徵悄悄潜入行

宫私谒宰相，太子究竟想要做什么？

“玄成来此何意？”眨眼之间，封德彝便镇定了下来，冷冷问道。

“某来为阁老结善缘，送富贵……”魏徵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答道。

作为大唐的开国之君，李渊并非一个喜欢独裁专断的孤家寡人。这位出身关陇八大军事贵族的柱国之后，毕竟是从杨坚杨广父子的“圣躬独裁”时代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对于君主独裁制度的弊病，他有着极为深刻清醒的认识。然而此次太子涉嫌谋逆的重大事件，却使他陷入了难以名状的恐慌情绪当中。

从派遣宇文颖为敕使去庆州到召李建成来行宫，从暗中命宰相裴寂调整长安防务到明确颁诏授权秦王征讨叛逆，这一次他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随驾的中书令封德彝几次请见都被他以含糊的理由敷衍了过去。其实在他的心里，将近一个月以来始终在回避着一个令他痛苦万分的问题，那就是究竟是否要废掉太子更换储君。

他对李建成这个未来的继承人基本上还是比较满意的——最起码在此次杨文干案件发生之前还是这样。李建成宅心仁厚、治政谨慎、思虑清明，任何时候都不会意气用事，确实是个坐江山的好人选。更何况立嫡以长是儒家的千古大法，李建成坐上这个位子，原本是不应该有任何人稍存异议的。

然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自武德建元以来，明里暗里，朝内朝外，立秦王为太子的呼声就始终未曾停止过……

第一个提出这种悖逆礼法的建议的，大概就是那个居心叵测的魏国公李密了。魏国公身为归顺的反王，自家又不能谨慎小心，自然是落不了好下场。

第二个触这个霉头的，便是那个在太原元从功臣当中排位仅次于裴寂的刘文静了。他原本也是自己信任看重的宰辅重臣，然而最终却还是不免步李密后尘，死在这个事情上……

再后来世民定河东、战武牢、收洛阳，战功显赫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古今官号无以相赠。那时候究竟有多少人私下里来劝自己立世民为太子，李渊已经记不清了，反正除了裴寂和陈叔达之外，萧瑀、封德彝等朝廷重臣都有份，

或直谏或暗示，总之都是那个意思。

秦王功高，功高不赏。

若不立世民为太子，以他当时的境遇，确实已经“功高不赏”了啊……

记得淮安郡王李神通当时便这样站在寝殿里冷冰冰地告诉自己：“陛下若不立二郎，则陛下身后，其必死无疑！”

最终呢？

最终自己还是没能说服自己，最终世民获得了一个凌驾于诸王三公之上的殊荣——天策上将军，却与储君之位失之交臂。

做皇帝的人，才华固然难得，心性却更加重要。作为储君，用人行政要老成练达，不能太任性，建成在这方面，一向做得不错。

但是军事上呢？

李渊苦笑了一声，建成的文治和世民的武功要是能够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该有多好……

自己也就不必如此烦心了。

他不想召见大臣。陈叔达秘密回京去协助裴寂掌控大局了，行宫里随驾的宰相只剩下封德彝一个人，而他会说些什么、会怎么说，李渊几乎不用问也能知道。

但是，世民做了太子，对大唐而言真的是最佳选择么？

“陛下，中书令封德彝在殿外请见！”殿中伺候的小黄门怯怯地走到丹墀下禀报——皇帝此时的心情不好，封阁老又在外不依不饶非要见驾，可难为死了他们这些在殿中当值的内臣。

皇帝沉默了片刻，皱着眉头不知道在想什么，迟了半晌方才叹气道：“请封阁老进来吧！”

小黄门出去不久，封德彝迈着方步从殿外走了进来。

“臣封德彝觐见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封德彝伏地叩头。

李渊疲惫地摆了摆手：“德彝免礼，坐吧！”

封德彝在偏席坐了下来，刚刚坐稳，皇帝便开口问道：“记得武德四年你和萧瑀一同上疏要朕立世民为太子……”

封德彝在席上欠了欠身，答道：“是！”

李渊点了点头：“当时朕没有答应。现在看来，或许当时答应了，便不会有今日之窘！”

他顿了顿，道：“朕意待回到长安，便祭告天地祖宗，废建成储位，立世民为东宫太子。你是中书令，这两道大礼制书，还需你亲自来拟就。”

封德彝看了皇帝一眼，语气淡然地道：“陛下，请恕中书省不敢奉敕。”

李渊一下子坐直了身子，皱起眉头道：“为何？”

封德彝低下了头，含含糊糊地答道：“国家赏罚制度，干系社稷之重，非万不得已不能轻予夺，请陛下慎重！”

李渊大觉奇怪：“既然你不支持世民为太子，那几年前为何又与萧瑀上疏动议？”

封德彝微微一笑：“陛下，那时候是因为秦王有盖世之功，而其官爵已至太尉，功高若不能赏，则天下震动百官不服，故而臣方有此议。而当时陛下以天策上将号加封秦王，尊贵已极。而今太子无大过，秦王无大功，陛下夺太子之位以授秦王，又有何名义？太子因何罪受罚？秦王又因何功受赏？这些事情说不清楚，祭告天地的大礼敕文如何拟就？”

李渊板起脸道：“建成此刻便是在行宫后闭门思过，杨文干谋反，他有幕后嫌疑。即便他没有造反的罪，但命东宫卫率为反贼杨文干输送甲仗物资，怎能说无大过？”

封德彝点了点头：“若坐实了太子谋反的罪过，只怕非但储位不能保，连性命也留不下，陛下到时候是要给天下人和新太子一个交代的。”

李渊呼吸一滞，随即释然道：“朕之所以令建成面壁思过，其实便是已然宽宥了他。只不过此番乔公山、尔朱焕二人叩宫告变，杨文干又起兵造反，朕若不对其稍加惩戒，又如何面对天下臣民？秦王那里，又如何安其心？”

封德彝笑了笑：“陛下是仁爱之主，臣自然理会得。然而此事关键，毕竟不在秦王。太子是否有罪，这是陛下第一件要查明的事情。恕臣直言，这件事情当中陛下最应该查问清楚的人，陛下却似乎并未详细查问明白。若陛下不问明白便以含含糊糊的罪名处置太子，只怕非但太子不服，百官也不会服气！”

李渊看了看封德彝，若有所思地道：“你是说朕应该对乔公山和尔朱焕详加查问？”



封德彝点了点头：“正是！”

李渊沉思片刻，板起脸道：“然则建成已经请罪，王珪、韦挺也都自承有罪，虽说此事是杨文干不该越过朝廷兵部直接向东宫行文索要甲仗在先，但东宫左卫率违背制度，私自调运盔甲兵器给庆州总管府却是实有其事。既然如此，朕还有必要对两个八品末吏穷追不舍么？”

封德彝点了点头：“东宫向庆州私运甲仗，臣也信得及，毕竟兵部四司受天策上将府直辖，杨文干一向亲近东宫，日子不太好过。臣以为这些事秦王也未必知情，不过是那些郎中和员外郎看主官脸色刁难边将的惯用手法罢了。臣在前朝为官多年，这里面的情弊多少还知道些。陛下龙兴之前为太原留守，和兵部的这种官司恐怕也不曾少打。不过臣建议陛下问问乔尔二人，倒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哦？你倒是说来听听，还要问二人什么？”李渊不禁好奇起来。

封德彝面色严肃地道：“臣想问问二人，究竟是什么促使他们在中途改道行宫，叩阙告变！”

李渊闻言一愣。

封德彝叹了口气：“陛下圣明烛照，如果说太子要造反，动机何在？陛下百年之后，太子就是大唐之主，他为何要造反？这一层关系，难道乔尔二人想不明白？他们难道就不怕这一次告不倒太子，日后太子坐了帝位，再来报这一箭之仇？人情谁不爱其死，事物反常即是妖。”

封德彝没有继续说下去，因为他看到皇帝的眼睛里突然透射出一丝若有若无的彻悟之色。

李渊沉默了半晌，突然间一笑：“朕明白你的意思了。”

他缓了缓神，道：“前日元吉向朕请命，要去招讨杨文干，朕没答应。如今看来，有些事情让齐王来做可能还要更好些。”

他顿了顿，神色冷然地道：“只是，这却要等秦王伐庆州露布报捷以后再说……”

武德七年六月廿六日，秦王府两名护军将领秦琼、程知节挥军击破百家堡，降一千八百人。次日清晨，天策上将军的杏黄大纛出现在庆州州治之外。